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一枕奇
第六卷 輕財色真強盜說法 出生死大義俠傳心

詩曰： 莫道山人感慨深，乾坤何事肯幽暗。
要離俠塚徒荒草，郭況才名為穴金。
誰道千秋無正史，只緣三天有傍侵。
凝眸細問當年事，大盜何曾在綠林。

這一旨詩似無指實，不過感慨寄意，借此發揮那憤懣的意思。細看將來，卻又似有所指一般，在下的拋了時名，日逐三餐淡飯，閒中不妨替他敲推一番何如。你說朝廷設了吏部，日日推選許多官員。這些官，要他做甚。無非是要他治安百姓。那治安百姓的事體雖多，莫重在靖盜。所以說道，靖盜安民。朝廷有了文官，又設一班武官。自鎮巡將領以下，又有那游擊番捕。那些人，吃了朝廷錢糧，分明都是責備他靖盜安民的了。難道那做強盜的，生離娘胎，就注定是強盜不成？也有迫於饑寒的，也有犯事不赦的，無可奈何，不得不走這條路。只為其中也有許多負氣口的人，藏身此地。也有仗義疏財的，也有聞難相救的，也有鋤強扶弱拔刀借命的，也有敗子回頭替國家效用的。這班人，負不可一世之志，既不肯卑污無恥，與蟲蟻般生死。又不肯做瞞心昧己的勾當，掠那黑暗錢財。寧可拼著一身品節不立，光光明明作個暢漢。做得來，橫挺著身子；壞事時，硬伸個頭頸。卻比那暗中算計人東西的，覺得氣象還崢嶸些。所以，先賢李涉贈他的詩云：

相逢何用相迴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

在當時，可以道得個半足君。如今，這句卻要改了，改做「世上誰人得似君」。但這些人，第一件要那靖盜安民的正直廉明，不要為他每做個榜樣。次之，朝廷要破格用人，不可拘定那一流一途才做得官。這些人，得一官半職，鼓舞才能，國家還可以收得人之效。我且說一個樣子，與你聽著。那司馬晉時，吳下有兩個名士，兄叫做陸機，弟叫做陸雲。他家世相承，都做的是大官。莫說家資敵國，那門生故吏，也遍天下。孫吳敗後，土地歸了晉前。他兄弟一肚才學，不曾施展，又耐不過冷淡日子。因有了人薦他，收拾了許多東西，買船裝到洛中見朝。那一日，舟泊河下，只聽得一聲胡哨，無數人湧將上船，把裝束東西卷個罄盡。堆泊岸上，仍喊叫，拿著就殺。嚇得那陸機，連忙往後梢舵上，蹲做一團躲了。那舵艙有個窗縫，他偷眼往外一看，只見岸上一張胡牀上，坐著個壯士。那壯士。頭上裹綠幘。身穿紅袍。氣宇不凡，丰姿出眾。手指東，人就往東；手指西，人就往西。分派物件，個個均勻。指揮奔走，人人如意。陸機看了，稱羨不已。心下這等暗獎，口中也就不知不覺滯將出來，叫道：「岸上壯士，可通姓名，我有句話說。」到把那壯士吃了一驚，舉頭一望，卻是個人蹲在舵艙裡說話。便笑道：「你說甚麼話哩？」陸機道：「我聞人多矣，看君的相貌舉動，可借這般高大，埋沒這條道路。何不棄了，讀些書，養成學業，替朝廷做些事，也不枉這般樣一個才品。」那壯士想道：我做許多年強盜，不曾見此奇人，亦不曾閱此正論。說話的定是有意思的人。便道：「你肯出來相見麼？」陸機聽了，連忙跳出艙口，上岸來。與那壯士施禮，各通名姓。那壯士道：「我姓戴名淵，因四海多事，一身飄蕩，實足不曾讀書。公如不棄，便請拜為師。」那壯士從此折節好學。陸機喜他立志，著意教他，薦他做了官。後來，竟作了晉朝的柱石，為國靖難，做一個忠臣，至今不朽。

又說，宋朝有個宰相。叫做張齊賢。他未遇時，窮得尿淌。莫說別事，那張嘴，從來不曾開得個燥脾。那肚子。從來不曾裝得個滿貫。那日，腹中饑餓，無可消遣，只得往城外閒行。只見一所破屋裡面，有許多大漢，撐拳摸臂，在那裡痛飲雄談。張齊賢曉得，是那把刀兒。搖搖擺擺，踱將進去，把手拱了一拱，內一個大漢戲他道：「秀才肯吃酒麼？」張齊賢道：「有何不可，公等皆足豪傑，只因宰相無識，不曾舉用公等，所以如此。我雖貧賤書生，極不喜那齷齪齷齪的，敬重的是公輩。」那些大漢見他志氣昂昂，出言倜儻，都讓他坐了首席。他坐下，也不管三七二一，夾著就吃，鬥著就呷。眾人看他吃得有興，一齊放了箸看他。他全不照管，還只大塊大碗咀嚼個不止。吃到盤底精光，方才停箸。揩揩嘴道：「擾夠了，我別過了。」先前是個秀才，這番強盜還比他不上。眾大漢道：「好漢子，酸子中少有的，我看你後來定做宰相。剎那時，須記得我輩。」說罷，你一包，我一袋，各有所贈。齊賢也不推辭，收拾作一處，拱了拱手，背著往外就走。後來，張齊賢果然做了名宰相。由前那個看來，是個忠臣。由後看來，足一班的智士。這是史書上所載的，卻要再搬幾個說，又恐引徵忒多，有妨正論。我且把正文說來，你們聽著。